

樸  
學  
齋  
文  
錄

中書舍人蔣君墓志銘

樸學齋文錄四長洲宋翱鳳

君姓蔣氏諱廷恩字香其先自宜興遷蘇州會祖濟  
選祖嘉熈皆諸生父大成少以目疾廢君幼慧十五爲  
童子師十九補元和縣學生四十九舉鄉試六十八歲  
始成進士改中書一年歸歸三歲而沒君之少也勇於  
進取所爲文格聲言華采以求合有司之尺度雖屢擯  
不改其意又以貧故無以養游四方南踰嶺北渡河其  
嘗京師最久知交窮達無定情後來復輩起所爲詩多  
惻怛於死生之際離合之故而出之以和平蓋亦不自  
知其將老也其困躓且五十年甫得通籍齒髮未衰視  
聽坐立如少壯時顧官不得調俸又不給遂南游三江

以訪故交於淮南得疾返里而亟於道光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家距君之生於乾隆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一君自年三十置改過日省之書以自治其事親孝居喪哀撫羣子姓以慈凡黨族鄉鄰立任恤者靡不爲弟子來學者必使有所成就如江沅徐香祖其尤著者是充君之志固足歷中外之任而有益於人處疑變之間而有濟於事則其平日爲揣摩投時之學百折而不已者蓋惟恐身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君雖仕進終無以盡其長尙可教於鄉里先是里中所游處若徵士江先生孝廉汪先生進士彭先生又若王典簿陳工部之流與君皆斷以學問名節樹立於世茲皆後先祖

謝豈風氣至是欲少衰乎感君之亾爲之隱痛矣君於  
翔鳳爲父執乃以同歲之誼嘗折輩行與交又過譽其  
文於其葬也長君應麟以君遺意屬銘其墓遂未敢辭  
也君別名寔字蕸輝晚而改今名所著有晚晴軒筆述  
二十卷愛日堂文二卷晚晴軒詩駢體文各若干卷君  
葬於某縣某鄉妻徐孀人附焉子二應麟錫勳孫一騰  
茂銘曰雪霜爭松柏貞思令名期晚成時旣晚通則蹇  
不忘返意彌遠耆舊多皆山阿文摩挐淚滂沱

雲南候補南經厯前福建諸羅縣知縣曹君墓志銘

雲南在西南極遠去京師八千里江南人至彼且九千里其未至也視若絕域久官其地與家不遠去官則無可歸比比皆是如經歷曹君亦其一也君諱永植字範遠先世自歙遷蔚州爲長洲縣人弱冠以賢爲福建長汀縣丞以才能輒擢劇縣升諸羅縣知縣縣在臺灣海中君以乾隆己丑歲到官卽精練鄉勇以備倉卒未一年有黃教賊起卽擒賊首石雙等三人事平而君顧以失察降官遂以府經歷往雲南一權永昌經懸以本生親喪回籍服闋迎所後母周至雲南就養旋以公事往陝西而所後親亦棄養凡在雲南十年居官無幾時而

復以罪謫失官石之始仕轉徙海隅迨乎晚節願蹟萬里於嘉慶六年子身適歸營葬數世而母棺未返終以鬱鬱九年九月二日卒於故里年六十有五烏乎其可悲也已君在福建權知永定縣或於家祠譏其族屬陋中地毒斃者二人前令鍛鍊某甲將以謀殺抵罪君廉其實而釋之又自儉約爲縣人建書院設膏火資爲前令償逋賦至三千兩補以贏羨民無追呼其在永定最久旣去而人口祝之其在永昌郡守傾意六旬之中決獄百餘皆當名實如君當官可謂精且勤矣君旣沒母棺久不得歸家累倚寓長子咸熙辛苦刻厲傭書錄積累畧十五始克歸窆以終君之志咸熙旣葬祖母而後

穆君盾葬於某原元配何氏繼配湯氏何氏祔如咸熙  
之爲子可謂孝而有禮矣君以知縣授文林郎子男五  
咸熙生員咸霑咸盛咸烈咸忻女一嫁章邱縣知縣歸  
安吳璋孫男一楫堅生員曾孫二人銘曰桑蓬六射志  
在四方海波未平中流激昂根盤節錯蹈厲鋪張昔年  
所歷蠻煙燹雨空山無人疑有豺虎逐臣放子台去茲  
土沒也歸葬生則無寄轉徙窮年齋恨人地徒聞風節  
世知廉吏廉吏可爲請視後昆文章不絕道德自尊願  
書遺事以銘墓門

金山縣訓導王君筠舫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世豐字沂中筠舫其號先世在元季避張士誠之亂由蘇州遷泰州祖諱三祝直隸順義縣知縣居官有陰德居家積善行父諱叔槐不仕而能節身勵志生君一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學使莫公晉賞其文科歲誌皆第一遂食餼以廩貢生得校官厯署江甯府教授通州學正嘉慶二十三年中江南副榜次年中舉入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選授金山縣訓導官江甯教授時方榮升謀逆事發大府檄君偕守令往沒其籍君得習教名册焚之株連者皆免然坐是不得保薦上元訓導某沒於任用廩生糧餼及貧生膏火不能償學使聞之



將械其帑君代償銀數百兩給諸生乃無事學宮有古  
琴明宮中故物某達官里居欲以他琴易謀於君而不  
允官通州學正時有以婦女陰事訟州者君屬之召告  
者來以名節所關反覆勸諭以息某生以牽連發學或  
以重金屬君責懲之叱之去署事兩年臨去灑淚送者  
盈路其至金山爲陳臥子焦此木兩先生建祠歲時以  
祀與諸生講學其中夫校官一職閑冷無事息焉休焉  
守其庸鄙君則精教習興學問立氣節存忠厚無負其  
職以無負其身斯爲矯然不羣卓爾自樹者歟君家素  
裕子廣業已成進士官郎中直軍機而猶就是官猶應  
會試君與孝廉萬君莫逆交孝廉沒孤寡不能存活因

卹其寡養其孤而教之二十年如一日其子於乙未舉  
於鄉今年君挈之北上仍放於禮部然以知君生平所  
抱負思用於當世者顧弗衰也余官秦州六年其地爲  
淮南建鹽之衝要舍本逐末趨勢驚利不一其人而君  
之從兄世豫及余君國繼以同歲誼相往來切磋古道  
兩君相繼卽世君獨行善於鄉里公事輸將必爲之倡  
又開家塾集士作課並出己貲以爲膏火至卹親黨敦  
友誼又其庸行弗勝識矣余交君既久十餘年來南北  
奔馳會合漸稀去歲至湖南需次而廣業適來守衡州  
驚君或就子舍可以一面乃不可復得哀哉余之年長  
於君而憔悴卑官逡巡將老更可悲矣茲廣業自衡州

遺信東計並以卽日奔喪旋里將以君柩與配朱恭人合葬於某原謂余知君最深屬銘其藏君於道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卒於金山學舍年五十六子男二人長廣業進士官衡州府知府次黼業女二人皆未嫁而沒孫男四人貽穀貽燕貽清貽細銘曰

海陵古郡人文輻輳好學篤行琅邪之胄獨持風裁領此髦秀內外交脩天人悉究空聞必達在邦在家太璞未剖長懷瑾瑜黨庠里塾得其舉隅經席可奪詞圃不蕪儒冠終老簪纓奕世積善餘慶千古同例虞淵旣夕疇遂永閉勒此樂石以存風勵

朝議大夫劉君禮園墓志銘

凡一州一邑其戶且數萬人之稂莠不齊事之與廢無常苟茲斯土者能求其賢士大夫而禮之使爲之倡則公事無不舉疑事無不決頑獷貪鄙之俗無不化煩劇衙要之區無不治如寧鄉邑人劉君禮園者其人是也按狀君諱握蘭字香楚禮園其號曾祖處士君基鎮祖經河父德潤皆國子生父祖以君貴

封朝議大夫母洪氏封恭人君幼習荆學業文不諧俗試輒不利以貢入成均家世素封自君祖以來俱以急公好義興於鄉鄰如脩邑之驛路金馬橋及倡脩省志皆首捐數千金而君實贊助其成頗竭心力其鄉先生

俱稱君有幹濟才乃循例以州同需次重親在堂遂不  
謁選覃恩以原品加四級授朝議大夫君之諸從弟  
多爲州郡長吏君獨杜門色養而敦友愛恤孤獨肫肫  
如也聚書籍延明師以教諸子亦慈亦嚴中申如也道  
光壬辰江華徭變徵調四發君不惜多金與紳耆數人  
居於縣廨之左佐大令具供帳資驛遞以迄平息軍興  
不乏君力居多邑之人士以懋輿說於縣治隔河創浮  
圖齋貲鉅萬頗有乾沒君獨捐金以竣其事時封翁且  
老遇公家之事皆君出而任之未嘗以私慮退避也所  
名田多賦人耕種有頑佃某甲田已隱令他戶耕負租  
際際將令退佃某甲於除夜率婦女持白刃登門而詬

家人咸不堪欲控縣以治君曰彼以斯時至窮迫無不  
爲吾弱於頑佃又何妨也予之金而遣之湖湘之間多  
貪利而忘義富者厚自封殖而莫知任恤之道貧者專  
爲告訐而罔顧廉恥之防州縣之吏日治不信之民聽  
無情之訟易挂於議罕見其功使邑有賢士大夫如君  
比者得數人以風之則何風之不可挽何俗之不可易  
乎君既能教其子其長子康弱冠好學問工文詞歲丁  
酉余分校湖南鄉試得其卷而驚之雖格於主司而猶  
以一日之知執弟子禮來謁卽持君之行狀乞銘墓道  
念康之誠不可以不文辭也君生於乾隆五十年乙巳  
四月八日以疾卒於道光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春秋五

十有三配張氏封恭人先卒男子子二康國子監生直  
俱側室齊氏出女子子二一適長沙周昌期張氏出一  
字同縣秦某側室彭氏出孫男二人垂澍垂淑康以某  
年月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乃爲銘曰

足不出里閭而爲政者倚之年未及中壽而令名自貽  
慰高堂之衰白有厥嗣之瑰奇銘佳城以鬱鬱畱奕世  
以永思

原缺



鑿鸚鵡銘

舍山縣舍東北墮地墻隅半弓草際盈尺爲鸚鵡冢焉  
蓋其體質既異羽毛亦鮮宜離巢以近人復能言而解  
意信西域靈鳥之族養穎上侯君之家過川踰嶺則程  
途八千受絛栖籠則寒暑二十倚琴瑟而倚柱依圖書  
之編握舟輿相攬南北共轡每當和風進檻時雨灑幙  
召花鬪奇佳醺初揭傳主人之語言洽傳婢之情性若  
偕翠羽之夢豈徒綠衣之篇昔在蚺年嘗受狸厄身連  
羈架飛集庭樹智慧自脫憐惜共增終依身以得地得  
委命而盡年彼啁啾之類憔悴之倫究其每生詬難同  
日其化也爲庚寅白露之節其瘞也在楊柳清風之間

添後來之遠情存使君之遺愛余客茲土爲成斯銘其  
詞曰工語言而匪辨求飲啄而不爭更歲月而長好近  
房帷而有情名舊存乎曲禮族自貴乎山經窅夕露以  
固化隨秋草以藏形際爾微質死生則一久依可念其  
往如失願恒掩露草樹蕭瑟爲惜須臾此存陳迹

亡友臧君誄

武進臧君歿於京師余方游冀州逾月知耗念自交契  
星回歷七君以學問益我以手足愛我非尋常之相與  
能不痛哉今夏四月君方病癒余往問之當在牀第編  
校未休因出少時所校月令樂記二篇屬余審視余以  
二篇之意勸之曰足下抱病而好學不輟或者朝聞之  
意乎然月令順陰陽候天氣樂記言合生氣之和故吸  
新吐故陰陽之藏也進退步趨剛柔之節也養生者適  
需者之要道非道家之曲說足下誠銳精覃思亦宜休  
息隨時養其氣所以舉萬事存其身所以集令名君得  
余書時以沈困苦以難癒遂以嘉慶十六年七月癸卯

卒於京師之遊旅皆歲乙丑余往貴州以書別君君復  
書曰努力此別誠恐骨肉至同州露身後之文則以相  
託雖余之謫陋得交於君而素不善文卽作之亦何益  
損然君之于札七年以來猶在囊篋念其相知適益余  
悲又安得不爲君誄乎君名庸字西成原名鏞堂以縣  
學生爲國子監生年四十五其友長洲朱翔鳳爲之誄  
曰象緯在天江河在地人思不滅適有名字吁嗟吾友  
弱年勵志手抱篇策迹在闔肆性命古文糞土時議當  
其一得卽有獨至窮原得根稽同覈異異彼冥行索塗  
隨壇名動鄉曲學求大師盧君講授高足相隨鐫向校  
藝楊雄識奇君從脩定見跋不疲繫余伯舅

葆琛  
先生

絕學

是進其字經非世所知君之得力往往在茲著作初  
就矯矯冠時尙書家學五十六篇忍飢閉門心孤力專  
伯叔子家遺經遂傳北海論語散如秋煙拓遺苦缺細  
剔精錄世之善本惟此一編字無亥豕書積丹鉛烏呼  
艱難竟盡君年拜經日記過從頻讀鱗聲轉注發蒙起  
獲函篋首肯後學心服充君志趣心力耳自然疑皆定  
往誌可復君之功勳在彼卷軸君之地位躁孔陵陸沽  
就人閒充棟連屋中丞切切阮中字誌經邦太傅休休  
休休宋太歌其遺珠鵠鷺白鵠瓦礫璵璠感士不遇困於庸  
夫我有千載彼有須臾何必戚然蓬悲窮途況今大暮  
知陋一隅徒有故人腸斷形枯藥交斯世相見稍晚君

方失第大自銷損骨肉沈摯友道悃欵接遇俗流適爾  
偃蹇語言外吃精神內健性情所到推微及遠束脩至  
寫寒鄙分散孰云繼留寒士所短君有婦子方阻朔南  
曉望京國魂反江潭鴻儒易失議論維堪著作千古同  
心區三涼颺已至寒雨相兼一銓寒館和墨書縑曰言  
與行憾無芥纖清風自今爾爲後談烏呼哀哉

第三妹君徽哀辭

壬戌之歲季秋之月距朔七日日正加午三妹君徽淹  
然久疾溘焉謝世烏乎哀哉天乎非辜喪我手足痛加  
輓刑諸母諸姑伯姊羣妹一室聚哭下及婢媼固不啻  
泣烏乎哀哉良玉既璵璠玲易碎芝蘭深根亦就萎謝  
命豈夙定事難遽憑敘彼平昔增我涕洟烏乎哀哉妹  
名徽爲君徽其字妹之在腹乃歲甲辰維我仲父尙無  
繼嗣以爲男也當定爲後迨生吾妹王父不憚姆抱立  
側遂撫而戲爾曷爲男時未能言啞然輒應弱而貌豐  
性復純粹先王父母謂是多福尤加鍾愛是何意料未  
嫁而死烏乎哀哉吾父宦滇妹年八歲從母與姊偕諸

幼妹行轡渡江興轎踰嶺山行水宿日誦書史少姊四  
歲請或稍遜必自刻苦務欲相及先母每歎如我諸女  
惜乎非雄何圖五人今喪其一烏乎哀哉歲之丙辰余  
至通海定省母所與諸女弟登寓樓中以望山色督課  
奴蘇婢汲爲樂外年十三髮初垂肩好手古書來問難  
字兄姊數人呶唔一室吾母色喜百年雖長樂未踰此  
乃未數年逢庚申冬痛母見背將及大祥而哭吾妹烏  
乎哀哉昔歲戊午吾父東歸挈家登程迨應已春始抵  
故里久住他鄉歸而如客時當春寒妹體尤弱衣裳尙  
單幾不能勝乃患風欬入於夏秋自謂女子未冒言病  
伏而欬噫不聞大人雖能漸瘳其傷日深烏乎哀哉今



茲之夏余往晉陵兩月乃歸入見吾妹驟似消損季父  
於之謂不可治余始驚疑察其舉動猶同平常乃其中  
心恐傷兄懷凡爲言笑多出勉強自恨鹵莽輒不留意  
烏乎哀哉秋分而後乃至大病遂難自支偃臥牀蓐居  
喪而病尙咽疏食中夜或起未嘗呼婢余就而視氣息  
僅屬猶云將差謂兄母憂大人在外慎勿告知臨終無  
言將殮不瞑烏乎哀哉君徽自少不好羅綺雜婢操作  
躬親灑掃吾父家居夜中無聊妹輒侍坐團碁永夕長  
姊琴史旣理家事妹獨一室日以毛詩文選屈賦敎授  
羣妹又好讀易從余問難退論史事與姊往復斷斷未  
休各有條目妹雖巾幘將爲儒生如何一旦遽委世塵

烏乎哀哉余未壯盛已嬰怔忡顛連人事哭泣相繼脩  
名不立體非堅強少者既沒長奚足恃靜言思之怵惕  
而已又傷吾妹生平可思揮淚入墨爰書哀詞其詞曰  
惟女子之操行兮在幽靜而淑貞質既同乎蕙蘭兮美  
亦侔乎舜英白日曜而逾潔兮風露當而益清宐造物  
之愛護兮豈鬼神之不情嗟余妹已若斯兮奚遽短其  
年壽金旣同乎銷亾兮玉亦謝乎堅久雖百年之有終  
極兮何當晨而斯西卽逝者之無苦兮如生者之自咎  
憶師巫之有言兮謂祀禱其靡及痛庸醫之因循兮俾  
膏肓之病入奉吾母之几筵兮妹捧槃而潸泣迨茲夏  
而及秋兮病始憊於侍立屏一室而獨居兮惟文史之

滿側心雖同於惚恍兮猶問五而知十妹吾母之所愛  
兮忽相從於下泉呼蒼蒼而莫聞兮忍手足之棄捐眼  
無光而欲視兮氣僅屬而沈縣悲絕命之俄頃兮猶謂  
余以將痊望慈父於帝京兮益淚落而中煎迫將斂  
而不瞑兮知孩提之卷卷妹嘗行乎萬里兮愿舟車而  
載塗見山水之清奇兮辨物態之各殊今旣別而長往  
兮復人鬼之異趨惟性質之靈惠兮宐不畏於幽都詞  
雖多而未由招兮將宵夢而見之夜徐步於階除兮若  
將見而復疑亂曰骨肉之合時有終兮同懷之情悲無  
窮兮躑躅庭樹增秋風兮

阮彬叔哀詞 癸卯

曩歲丁亥余之旌德阮子侯亭方知涇縣走訪官寺上下今古譏論相得遂成石交蹤迹合散鮮能久處迨官湘中阮子亦至所治相隔偶集行省各道契闊知其諸子亦皆有聞旋復分攜今歲三月重會長沙余顚顛無色侯亭亦非昔顏握手慰藉久而蹙然言第三子名涇經字彬叔者最慧能文生十五年補江西安福縣生員旋以天折已三載矣過時之悲未嘗少釋出其遺文使余往復自念無子觸此增哀乃爲文曰人賦質於生初兮既有愚而有叡各含氣於兩間兮亦或堅而或脆緊阮生之將誕兮有於菟之夢祥在丁亥之正歲兮驗啼

聲之嗶嗶當齟齬而知孝兮已性行之有常授章句而  
解悟兮能觸類於四旁自七歲而解吟兮出歌詞而共  
驚聞古人之是非兮亦斥暴而正名迨就傳而徧覽兮  
卽芻皇乎經史操不律而持論兮非常童之可比年十  
四而歸試兮羨名駒之先駛乍蜚聲於芹宮兮卽傷心  
於蒿里昔隨侍於官所兮厯滄波而下上涉沅湘而溯  
洄兮感騷人之長往論漢室之大儒兮亦洛陽之少年  
謁新祠而悼古兮俯舊井而流連彼年壽之不永兮識  
服賦之一篇此重親之在堂兮忍發軔而棄捐父則慈  
而母則嚴兮方內外之有教洵千人之俊英兮知遠涂  
之可到胡初華而遽隕兮使一世而共悼撫遺編而太

息兮惜吾徒之將耄死者長已兮存宜達觀不知何由  
兮感生百端聊以識哀兮清風夏寒

原缺

方龍興家傳

旌德縣治東北十里有邨曰華坦其聚族以居皆方姓  
也其族原且數千名執其業讀書衣冠之士皆知禮讓  
而明節儉未嘗有招遊城市輕謁官府者斯爲善人之  
後歟余因考圖記訪文獻乃知其先世在明嘉靖間名  
龍興者誠可謂孝且友也能興之父名顯應先有次子  
子二人長名某龍興其次俱娶婦成立矣顯應與妻育  
年皆五十餘自謂且老遂以田業分版二子而黃忽孕  
復生子然已衰無乳將不舉之謀之兩子婦龍興妻汪  
氏獨忻然告其姑曰新婦之子既周歲能匍匐小郎方  
乳時願以子之乳以乳之姑其無慮龍興亦愛其幼



弟過於其子孺持保柩黃若未嘗有幼子者其弟既長  
娶婦龍興不謀於兄若媛自以所受田業與弟剖而分  
之俾有以自立時黃尙無恙每語人曰吾次子夫婦居  
心若此天必佑之此邑志之所記也又閱其子孫所述  
知龍興夫婦偕老至八十餘歲乃沒今華坦一族蕃衍  
且昌大皆龍興與幼弟兩人之後而其長兄某者至孫  
而忽諸則可以知天道矣明嘉靖間去茲久龍興之行  
事不盡傳以其友於弟習其孝於親而其婦則能同心  
合志又知其刊於家者有素也且於其弟當不徒撫之  
育之必以德行身教之使同爲善人之有後則其人之  
卓絕獨立有出乎尋常萬萬者世有樹節立名篇策難

蓋至於家庭倫紀之際無所爲事迹之章章也惟於其  
盛衰興廢之故驗之使其德不大又烏能久遠勿替若  
此哉宋錫鳳曰華坦爲旌德之十七都地地有金村口  
者龍興之所葬也聞邑人言當時有異人爲之相地於  
土山得石穴適容棺其形如虵伏地中合吉卜故子孫  
遂盛余以爲非地之吉也惟善其生者乃能善其死與  
人之來正平生之德行有以致之不然彼不孝不友而  
沒於牖下者孰不欲得吉地以庇子孫恐不能如其志  
也至於婦人明大義者尤魁而汪氏能相其夫若此信  
可爲賢婦人矣

莊珍藝先生行狀

曾祖諱絳增監生贈光祿大夫、曾祖母陸氏董氏俱贈一品夫人

祖諱柱璽正丁未進士愿官浙江海防兵備道贈光祿大夫祖母錢氏累贈一品夫人

父諱培因乾隆甲戌進士愿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彭氏例封蕭人

先生姓莊氏諱述祖字葆琛所居室曰珍藝宦學者稱珍藝先生先世自金壇遷常州府武進縣遂爲常州望族五世祖廷臣明天啟中官上荊南道阻魏希建祠於湖廣左布政使其後兩世入

本朝皆不仕兵備公始通籍學士公與兄禮部侍郎存  
與並以文行得上第名重朝列學士公早沒先生甫十  
歲居喪如成人時伯父侍郎公於五經皆有論說彭恭  
人之季弟二林先生爲文精深先生皆取法焉弱冠娶  
侍郎倪公承寬女凡族黨故舊皆通顯要偉未始染奔  
競之習乾隆丁酉以官卷中江南鄉試庚子成進士相  
國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羅致之避嫌不往謁時和  
相用事阿公之門下士稍稍去亦以是疑先生

殿試卷已擧進呈後卒置十卷後引

兄歸功雖還先生遂歸奉母以居先是以經學之外製  
詩賦詞章甚富以不入翰林遂棄去從事小學治許氏

書以先求識字謂六書之義轉注諧聲最繁而無定說  
用爾雅之例編說文轉注用廣韻例又博考三代秦漢  
有韻之文編說文諧聲說文之學以是遂明而周秦之  
書無不可讀者遂校逸周書解夏小正詩書次第皆有  
纂著而部類至謁選得甘肅崇信縣以親老例改山東  
昌樂縣辛亥六月之任逾年調濰縣明暢吏治刑獄斷  
罪堂皇坐決不假幕客匙有失當治豪猾皆斂迹前官  
交倉庫有缺輒撙節以補之大吏則恭敬以事之時時  
以老母爲念不敢矯激以貽憂也治濰五年尤培獎士  
林邑人韓公復守濰洛之說意氣傲岸先生禮敬如父  
執諸生傳廷蘭寒士脩謹以孝廉方正薦於大府於童

子誠所識拔登科第者相繼兩充同考官所薦皆經術  
士亦輒以經義斷事嘗勘鹽堦廢地詢之耆老不能辨  
或請嘗土味鹹甘以別之先生笑曰吾能徧食塊爲若  
苗辨鹽堦耶頃吾見田間有生馬帚草者馬帚并也卽  
黃之類夏時始於王黃秀終於并秀其草黃者宜麥  
其草并者宜禾此等出秀之地不準鹽堦耆老皆服甲  
寅歲大計以卓異薦引

見奉

旨交軍機處記名同時記名者必候和珅門叩頭橋前  
獨先生與雲南知州屠君紳不往屠君以知州陞通判  
實則降一階先生記名籤爲和珅所徹

今上親政章京有知其事者始補入而先生已乞終養矣以進士家居時梁階平相國欲使應

召試官山東時畢秋鵬撫部欲以府同知題薦皆辭不就蓋非淡於榮進恐以奔競之習喪所守也嘉慶丁巳歲奉彭恭人歸里色養箸書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十六年彭恭人九十一歲於壬申冬壽終先生已六十有二居喪毀瘠舉殯時路旁見者無不動色終練祥疏食水飲乃自號曰槩齋里居未嘗謁州府亦不以書問通當路不與鄉人酒食之會然有荒災振恤之事當處乏時貸屋百金助振以勸鄉黨未嘗遺餘力也後生以學問就正諄諄誨誘未嘗有所隱也嘗云吾諸甥中劉申受

可以爲師宋虞庭可以爲友翔鳳先母爲先生女弟已  
未歲歸甯命翔鳳爾常州先生教以讀書稽古之道家  
法緒論得聞其略先生饌夏小正經傳考釋以斗柄南  
門織女記天行之不變以參中火中紀日度之差又据  
二月丁亥斷夏時以正月甲寅啓蟄爲厯元解歲祭爲  
郊萬用入學爲明堂之祭凡讀正經傳皆博稽載籍精  
思而得之而夏時顯矣又饌古文甲乙編得許氏始作  
偏旁條例以序文字始於一終於十日十二辰此六書  
之條例所從出合於爾雅歲陽歲名以明十二支藏遁  
之法有歸藏之義焉凡天地之數日辰餘凌在黃帝世  
大撓作之隸首紀之沮誦倉頡名之以書契易結繩故



伏羲畫八卦之後以此三十二類爲正名百物之本故  
歸藏黃帝易也古籀條例皆由此出凡許書所存及見  
於款識者分別部居各就條理晚年常爲口號曰慣看  
模黏字備攻穿鑿文亦紀實也時從兄子綬甲日從講  
論得之最詳其摹寫鐘鼎彝器釋文皆出次子又朔手  
翔鳳爲四方之遊者十年於茲每於郵書中聞先生發  
明歸藏之說因思歸藏首坤坤辟亥亥壬甲之所藏也  
則六壬六甲之古皆本於歸藏惜僅存於術家得先生  
之說而闡釋之坤乾之義佚而後存夏時之等微而後  
顯同時王給事念孫作廣雅疏證段大令玉裁作說文  
正義每采先生之說歎爲精到不知其尙爲微文碎義

非其至者也所校古書有據意改者證之舊本無不合  
如今本白虎通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校改爲書  
逸篇盧學士文弼采入刻本中江方正聲深爲譏笑其  
後盧君又得宋元本皆作書逸篇江君始悔其說今本  
列女傳文王太姒條乙去數行以爲後人羣入後吳門  
顧氏得宋本則無此數行臧文學庸歎服焉所箸有尙  
書古今文授讀四卷尙書記章句一卷尙書古今文考  
證一卷尙書雜義一卷校尙書大傳三卷校逸周書十  
卷書序說義考注二卷毛詩授讀三十卷毛詩口義三  
卷毛詩考證四卷詩記長編一卷樂記廣義一卷左傳  
補注一卷穀梁考異二卷五經小學述一卷五經疑義

一卷特牲饋食禮節記一卷論語集解別記二卷明堂陰陽夏小正經傳考釋十一卷明堂陰陽記長編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篇偏有條例二十五卷說文古籀疏證二十五卷說文諧聲考一卷說文轉注二十卷鐘鼎彝器釋文一卷石鼓然疑一卷聲字類苑一卷弟了藏集解一卷校正列女傳凡首一卷校正白虎通別錄三卷史記決疑五卷天官書補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歷代載籍足證錄一卷漢饒歌注解一卷詩集三卷文集四卷嗚呼使先生宦達至卿相當治太平之世亦不過夕稽朝考守象魏之法自公退食示委蛇之度而已惟浮沈下位久而歸於寂寞之鄉抱其明智通

辦之材以日與古人相接則古人之所言所行者若或見之若或語之關鍵開閉絕續淵源一人之身以彼易此不已大哉癸酉歲仲夏疾病作遺命告其子又朔等曰吾年過六旬尙何戀戀於人世耶吾不幸十歲而孤不及奉過庭之訓蒙諸兄善誘略知文義三十後成進士歸孜孜者近十年疾病憂患時擾阻之四十後始慙仕遂無所樹立終身抱愧晚欲銳力於少年未竟之業借此以贖愆尤爲學益勤爲心愈苦此汝等所目擊也今所造就僅有一知半解亦爲吾一生假假何之之故欲與汝等稍指迷途汝等若不知措意此皆塵煤煙燼而已何足道哉吾去後汝等兄弟務須同心敬事寡嫂

吾附身之事只用隨時舊製不必臨時搶攘徒益煩費  
逾月卽葬每日供飯一盂水一盞香一炷足矣柩出門  
卽就舟不必招搖道路涂人耳目凡以七數日拘忌陰  
陽及延僧道作法事皆宜屏絕我非排斥異教但無益  
之爲生死兩累吾善吾生卽善吾死豈他人所能代我  
改悔耶汝等能守曾祖父家規克勤克儉或耕或讀皆  
不失爲清白子孫若妄作妄爲自取罪戾祖先亦不能  
佑汝也勉之戒之後病少閒又五年卒於家先生生於  
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午時卒於嘉慶二十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午時年六十有七

賜進士出身歷官山東昌樂縣知縣濰縣知縣卓異候

陞署曹州府桃源同知壬子乙卯山東鄉試同考官配  
倪氏側室吳氏子男八人廉甲能文有孝行早亡又朔  
震甲安說循博揆甲曾佑姪齡女四人長適無錫諸生  
華邦燮餘未嫁先生既沒數月孤子又朔等將卜葬於  
德澤鄉前橋之原以書并行略來屬點次將乞銘於先  
生之故交竊以先生之學行不賴他人之文以傳也正  
恐後生無塗以求其說又恐論世者久而失其序如翔  
鳳之所聞識者又朔已不能詳則烏可以不書遂次第  
言行之要與又朔所撰俱存之以俟采擇外甥長洲朱  
翔鳳謹狀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宋氏諱簡字長文號西樵先世由洛陽扈宋南渡家蘇州自明至

本朝世有仕宦族中第宅皆在封門內稱葑溪宋氏爲吳中著姓自始祖勝二公十二傳至惕庵府君諱德受諸生以孫宗元官贈直隸清河道爲府君高祖曾祖省齋府君諱勤業厯官至山西澤州府同知曾祖妣施贈宜人祖寄軒府君諱有元官安徽太平府通判妣陸封安人考蕉亭府君諱經邦監生以府君官封雲南麗江縣知縣妣陸贈孺人當澤州府君居官時伯叔兄弟多致通顯列要津監司郡守可以立致然獨

以清慎儉約自持不涉奔競之路太平府君能守家法  
府君少時逮事澤州君故居官以後輒以遺訓爲戒燕  
亭府君生男子四府君居長與仲弟文學公友愛先後  
補元和縣學生員已而文學公得瘵疾蚤卒叔弟主簿  
公出爲從曾祖父後季弟縣尉公方幼府君年二十娶  
先妣莊孺人日侍重親之養晚則一燈相伴攻苦達旦  
時場屋驚爲聲華炳煥之文府君則從妻兄莊棨琛先  
生學爲古文詞又與同邑汪明之先生游專精三禮鄭  
氏學乾隆五十一年侍郎大興朱文正公珪編修大庾  
戴公心亨來主江南鄉試以鄉黨篇過位二節發題府  
君解過位爲路寢之庭升堂爲路寢之堂士子通是解



者皆中式府君與焉五十五年會試主試爲相國韓城王文端公杰朱文正公侍郎無錫鄒公奕孝同考編修餘姚俞公廷掄得府君卷力薦得舉進士時

高宗純皇帝以進士少年而朝考入選者大半用知縣故府君與李公賡芸等數人皆分發各省遇缺卽補進士知縣分發自是科始府君籤掣雲南乞假歸省時祖母陸安人在堂府君與莊孺人挈諸女赴滇畱不孝翔鳳於家府君以遠官萬里不忍遽違色養蕉亭府君陸太孺人買舟送至虎嘯涕泣以別五十六年春至滇六月委署通海縣事縣有秀山著名滇中有通海湖湖水清絕人士秀出多故家藏書於聽政之暇輒進諸生

談藝與邑人相安無事時臨安知府晉人張君玉樹與府君以名節吏治相勵其後張君歿於任合郡士民相率扶柩歷數千里至其家府君去通海莊孺人畱寓縣治四年後始去縣之士民亦以人馬相送其爲愛戴一也五十七年充雲南鄉試同考官得劉汝訥等十一人有宮鑑桂卷力薦中第四三場卷不到府君至今惜之慎之大吏方以包苴爲事會城守令皆逢迎其意府君權通海已兩年尙未得缺奉部咨催因補麗江縣雲南府某守與府君同郡有連受大吏指屬以餽遺博歡府君與之絕卽委運京銅由岷江東下歷三峽之險覆舟者再備餼沈銅二萬餘斤過金陵遣人至家迎蕉亭府

君陸太孺人至真州得旬日侍奉雲南運銅貴州運鈐  
同官諸牧令咸來脩子姓禮謙於舟中蕉亭府君爲之  
色喜五十九年冬運銅到部書吏輒索多金始稱兌足  
額否則缺少工部錢局監督沈君獨公正稱銅時不令  
書吏著手故府君餘銅獨多六十年春差竣將便道歸  
省而陸太孺人沒於里門府君聞訃一慟幾絕旅中成  
服旦夕哀號如不欲生與君寓邸相鄰者莫不感歎  
六月奔喪抵家不數月奉部檄運銅人員丁憂仍須親  
身回慎報銷九月自家起身攜不孝翔鳳行嘉慶元年  
正月至昆明寄寓五華山下不孝翔鳳省莊孺人於通  
海遂同來會城幾不能謀朝夕適迤西道李公亨特迺

兩道顏公檢同辦威遠廳叛夷招府君佐治軍書涉歷  
瘴鄉烽煙半載始就平定往來文牘大都出府君手李  
公欲以府君名列薦以母服未滿辭實以蕉亭府君年  
漸高恐奏畱雲南不能歸侍故也服闋仍羈滯難謀歸  
計而貴州興義苗變蔓延曲靖大定諸府布政陳公孝  
昇以府君閒居檄解軍需銀至大營大帥勒保公畱府  
君管鄭屯頂效兩處糧台在興義後路鄉勇難民加意  
撫卹苗婦龔仙之獲皆頂效鄉勇之力府君未始自陳  
功籍軍務竣加一級至會城報銷軍需報銷多迂道里  
設虛站浮鄉勇以備駁減而有餘府君猶如數造冊以  
同寮伙助得挈累歸里時祖妣陸安人於三十三壽終府

君於四年正月抵家而蕉亭府君已於三年十月卽世  
府君哀毀尤甚四年冬合葬蕉亭府君陸太孺人於官  
浦鄉以仲弟文學公祔邱壟封樹事事躬親五年十一  
月莊諸人以操家積勞致疾不起

不孝翔鳳

方侯曾試

哲諸部下聞疾馳歸已屆除夕成服哭踊府君垂涕以  
歸之六年夏府君服闋北上出向時以所分南園膏腴  
田五十畝作蕉亭府君祭田叔弟上薄公亦以儀次陪  
府君至京主簿公已有瘵疾爲親治醫藥對牀臥起日  
不交睫旋沒於賜中府君盡典衣裘得二百餘金爲治  
後事哀痛之情過時不已十月以書命

不孝翔鳳

華莊

薦人於尹山鄉中並營生墳故時自號曰尹山主人七

年九月女穉儀亡信至京府君愛而傷之是冬揀發貴州八年正月便道過里門銷側室王氏因先起程往黔四月不孝翔鳳娶婦顧氏八月嫁長女靜儀於吳江計氏十月王孺人暨不孝夫婦女婉儀慎儀碩儀盡室至黔時府君已題補玉屏縣地既窮瘁又當孔道上官往返夫馬供頓稍有不周責言交集俱勉強支應時董公教贈李公長森陳公預先後爲藩臬見官寺清貧廟傳蕭索之狀而謁見時無一語自陳未嘗不歎其操持而重其憫恤也十年八月謫署大定府水城通判水城素產鉛礦稅初開每歲輸京局正供之外餘羨甚多歷任俱滿其囊橐凡出鉛之山數年必漸衰久而洞老山空

無所得鉛上官不敢卽請封禁遂責成於通判其礦有  
引苗猶其引苗於山洞邇地搜掘愈掘愈深深且數里  
故最畏雨甚雨則四山之水盡入鉛洞轉藉人力厚出  
而旋群旋滿府君抵任適大雨後日費數十金至次年  
春未涸而雨又至所支帑銀半填溪壑燒鉛之戶各儲  
前官銀若干又當酌給贍養一戶逃去俱新任備償府  
君任事兩年計備餼銀萬餘兩試用知府徐某來代某  
市井賈人巧算刻剝概不與校又備銀數千兩仍回玉  
屏縣公私益形竭蹶而府君處之恬然十三年四月側  
室王氏沒於官舍王本小家女然工書解文理能明大  
義年十六來歸至是沒府君頗悼之自此獨居無姬侍

矣是年秋同考本省鄉試得張廷鏡等七人十四年冬調署平遠州寧平遠在貴州西南萬山中地勢坦夷民苗安謐府君先在水城恩信在人平遠亦在所轄故一到卽人心愛戴水城有土目犯事以多金關說聞府君以嚴事棘手意可必行迫定讞時卽罰以充書院膏火嗣後絕不敢以賄賂嘗試十五年又充同考官得宋延芳等幾人十七年有立決要犯在禁自縊府君在省審案不可免議而部議降調十九年五月引

見奉

旨仍以知縣用二十四年三月選授山東高密縣五月內蒞任高密地本樸淳府君與士民以坦白相見訟事



日稀前官上控之案各具和息然爲鄰境膠州平度昌  
邑濰縣代驗戶勘地往來無虛月兼攝濰縣兩月今歲  
七月以調簾抵省體氣向無疾惟自奉儉約衣服之善  
否飲食之情粗未嘗一關於心十數年來官事憂虞每  
至忘食脾胃稍稍失調入夏天行癘疫蔓延南北七月  
以後淫霖不絕積潦盈衢高密至會城七日程晝夜行  
泥水中途次人民稀少店舍無煙每行至三鼓始得一  
餐十許日抵省應簾官試偕主考入闈俱如儀精神不  
少懣八月四日猶手書寄署中友人屬治官事纖悉無  
遺初六日進闈後屋舍終歲封閉陰寒襲人府君客感  
在脾胃脾胃虛冷腹瀉不止自言當服溫劑關中醫製

方亦有桂心附子諸味爲羣僕所誤竟未服藥漸形委頓翼日出閤僅服六一散少許至酉時棄世 不孝翁鳳

方官秦州幼女碩儀雖歸寧亦遠在密署彌留之際無骨肉一人含斂送終之具豈能無悔此 不孝 沒身之大

恨有萬死不能贖者豈不痛哉府君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卯時沒於道光元年八月七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五娶先妣莊孺人翰林院侍講學士陽湖莊公譚培因女生男子子一卽 不孝翔鳳 嘉慶五年舉人泰

州學正女子子玉靜儀嫁吳江計厚洵徽儀未字婉儀嫁錢唐徐知神慎儀嫁內閣中書宛平繆玉銘俱先沒碩儀嫁生員秀水虞鉢俱莊孺人出側室王氏生一子

而陽孫男一景宜女一府君少壯肆力文史學識所到  
悉融合爲科舉之文莊葆琛先生稱爲紆餘暢達似歐  
陽子旣成進士乃專治許叔重氏書丹黃校勘幾滿已  
而成說文館聲一書於同時金壇段氏曲阜孔氏說多  
所舉正宦輟半天下歷九州山川之險夷兵戎之倣擾  
皆爲詩篇以述之然不與時人相酬荅於考古異同之  
事亦不冝斷斷爲辨論故妹壻袁方正棠嘗書異不忤  
物同不妨正靜以養性儉以修身十六字爲楹帖以贈  
作楷先學趙松雪後乃出入於歐褚臨摹手蹟無間寒  
暑齟齬卽解畫家藏金俊明墨梅一冊仿之奪真晚喜  
爲白描人物人皆珍之府君於藝事一涉卽精然未嘗

高自標置居官三十餘年但以清操自勵亦不立異於人盤根錯節時上官清正者皆委齒相保全貪黷者亦不能以非禮加也於試士校文尤持公正關節請託皆不得通在平遠時先以稟牘辭同考上官廉知爲乏費乃委吏目代行州事仍調入闈十八年鄉計已以處分去職提調道狄君夢松猶以府君名請於監臨調爲內籛再四辭免今得疾旣沒監臨琦善公謂稔府君學純而行清方幸聘一好簾官以副

國家育材之盛詎意染疾以沒惋悼不已然府君亦以遇事退讓故終身不遷一階所到上游同僚時有後進卑行或與不孝翔鳳爲舊故府君在稠人中愈抑抑自

下未始稍露廉隅也居家尤篤於骨肉纏綿排側出於  
中懷無所矯飾既官貴州季弟縣尉公不善治生盡散  
田產及器用甲戌冬眷屬自黔旋里幾無一椽之蔽府  
君聞之惟自悼官久清貧不能顧恤所致縣尉公沒後  
一年乃之官高密始稍積俸入與其孤爲治葬事其他  
子姓來依者罔不周恤或有飲博爲無賴事輒不言以  
媿之服官以後祿俸未嘗有贏羨身後宦橐蕭如部書  
簪衣服什物玩好之具以隻輪車三乘載歸見者無不  
歎息 不孝翔鳳 困蹙公車二十餘年時時佗僚府君輒  
諭以自安義命 不孝翔鳳 先往返都下時到子舍歲辛  
未後府君以官舍清苦命遊學四方嗣官泰州隨侍之

日登少府君治官設施都未及見記之或不能詳謹綜  
其大槪俟當世仁人所稱述焉不孝孤哀子衆謂風流  
血謹述

年家子同邑徐頌填諱

匹妻顧孺人行實

匹妻孺人顧氏鳳翔知縣君之孫太學君諱耀宗之子  
母則余之姑也其家居郡城之白塔巷本素封至太學  
君而中落太學君守道不苟爲族黨所重孺人幼奉父  
母之訓舉動悉中乎禮先祖母以外孫女劇愛憐之  
數歲爲余聘焉余自十九歲後迭遭祖母曾祖母祖父  
之喪最後丁先母憂二十七歲歲癸亥服闋乃婚孺人  
小余一歲時先君子方官貴州同諸姝隨任余於甲子  
冬應禮部試北上以後往返數十年不得一當遂與孺  
人倡隨日少矣癸酉歲先君子以公事里議開復歸部  
選孺人輩於甲戌冬歸里丙子之春余任泰州學正挈

孺人暨第四妹一子一女兩甥相依於學舍余在泰州將六年凡三至京師辛巳之秋先君子卒於山東官所匍匐奔喪遷柩歸葬次年始取梓屬到蘇家無寸土不能自給余遂浪迹四方丙戌歲余選旌德訓導畱孺人及女裳孫在家孺子景宜從子景濂往次年以俸滿以知縣注選得次甚遙因近客皖城遠遊并冀得師友之欣助門弟子之束脩數年之間婚嫁甫畢而孺人一身理料心力亦瘁矣乙未之夏余自京師得湖南差遣過家與孺人別約以得缺後當迎家不意是秋裳孫以療疾卒冬初景宜沒於京師子婦徐氏沒於家相去僅七日孺人哀傷哭泣家無餘糧連有喪事破屋數椽惟積



書數萬卷以老病之體攬五歲之幼孫補苴支絀苦不堪言余權輿甯令兩年欲自刻厲每年僅節俸五六十金寄家孺人常夏無帷帳冬無皮褐而於祭祀拜埽及三族之賀弔未嘗缺也去歲五月余權輿陽令至十一月始以五十兩寄作薪水而孺人已於十月去世矣嗚呼痛哉孺人一生惟能自苦而不明於持籌握算故處豐處約俱不足是其所短然遣嫁諸妹時先母久覓背輒讓其好者以作贈奩逮嫁第五第六妹已無所有第四妹嫁杭州徐氏妹壻來贅長相依倚余以公事在楊州妹沒於學舍殯於堂中無不如禮第六妹嫁嘉禾虞氏往來問遺不絕隔久必接歸作數月畱以敘嫂姑情

女則一言一笑皆身教之余欲有所與雖典質以應亦未嘗吝子婦初來晨昏或不如禮時優容之不以聲色加也余客於外家用時絕先是存百金於江西雷刺史許後刺史過蘇返其金孺人以余未嘗言卻不受旋於邗上與刺史遇稱爲難得則不妄取其天性也患嗽積年以用不繼未嘗延醫終以此困憊不起與余分室而寢逾二十年且出遊日多其有疾痛亦不甚悉自官於楚時時念及恐其一旦先余徂謝將有人亾室毀之懼乃於臘月十九日得從弟巢梧暨孺人之弟恂甫小雅書聞孺人之訃方食失箸痛不能止然一官所繫難卽息肩又恐卸卬以累牽留遙佇家江涕零而已茲畧敘

孺人之事以俟歸時爲銘墓之稿孺人生於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四月二十一日沒於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二十三日年六十一子男一景宣監生女一裳孫嫁金山諸生晏綵俱先沒孫男一驥女一俱幼杖期生衆鄉鳳坡淚譔

祭第四妹文

嘉慶廿五年九月某日兄翔鳳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  
徐氏第四妹季婉之柩曰烏乎哀哉人生之痛無過死  
別況當骨肉肝腸斷絕季婉之生三十五年讀書解悟  
功容靜專幼歷辛苦長益煩煎壞閒遺恨一病沈痾  
在京師知爾不起疾據心腹邪中腠理或遲大限爲忍  
忍死執意馳歸將斂猶視魄散吳陵心傷韓水同產六  
人稟都脆弱或折初華或隨隕穉維爾差健謂終康樂  
憂來萬端竟就銷鑠三命誰知天平已虐爾所難忘慈  
父遠離不能置者更有兩兒密州遠道高堂雪髭幼妹  
歸寧可慰悲思爾子吾子一視不岐爲爾教育成人望

之酒漿徒設斯痛何涯百日電過三秋霜積江北傳舍  
匪安幽宅爾壻遄歸返爾體魄魂氣所之今可自適之  
水極目悠悠旆帛阿兄顛顛匪金匪石門祚爲念亦知  
蔓情母爲我危使爾怵惕見先孺人九泉九天如爾一  
庄女婦道全身存鬱鬱身沒可傳佳壻來贅爾未出門  
終始相依常如弟昆歸葬夫黨以禮割恩靈其聽之歆  
我一尊臨舟奠別千載聲存烏乎哀哉尙享

祭徐侍郎文

嗚乎哀哉痛與執事相知一生地判通塞交連性情方  
保百年相期令名詎意奄忽虞泉已傾人悲瘳木星沈  
騎箕況以夙好終成永離言念疇昔憂來莫支臨風寫  
悼雪涕陳詞烏乎哀哉家衡潛業同師曰朋舊推都講  
得善服膺許書鄭說相勵以興擴此宏達古懿足憑微  
言窒塞大道榛莽扃言日出莫可名狀共守家法卒歲  
俛仰證以素心閉戶益廣廣川著書玉杯竹林深沈默  
思悠然自尊天人對策議通古今傳相嗟憐  
廊廟契心殿閣清華文章侍從九流四部遂資研綜  
連貴寶尊彝典重出所蓄積作爲雅頌張侯傳論鄭冲

執經講學舊學資於

帝廷有若甘般允命是聽羣公百辟重乎儀型

國家用人得賢爲急士由文章知其器識使羣十年宣  
布樂職樹盡柳栢攬必魁特去歲之冬再莅姑孰邇我  
來遊相慰心曲開我筆硯授我脂燭俾從校士敬謝栢  
局一江上下羣山跋履候館論文寒聽設醴興高屬雲  
意淡如水樂道忘勢靡有彼此采蘭披榛識美瞻山奇  
光隱露在有無閒冥搜細剖滌垢削癢疑有沈淪意未  
敢安忘食終日不寐申旦手無停披卷溢几案奇文入  
目流連賞歎愛才若斯庶有條貫遷流五月甫按四郡  
遲思精疲積勞神困疴鬼誰驅因診乘轡祝藥無靈天

乎欲問念通交誼羈絆隨肩盟印肺腑迹阻山川今茲  
相見半載周旋詎知小聚永別千年烏乎哀哉我生寥  
落踟躕岐路每詠卬須莫起沈錮飛鴻易冥咸池忽暮  
痛我平生差池終誤旣感平生復傷生死風雪窮冬波  
濤千里幕府徒悲丹旌伊邇設奠漣漣永哀知己



祭鄧嶰筠尚書文

歲次散昨時維暮春台星夕闇邊日朝昏國喪貞良朝  
惜賢仁江海殊方河山絕垠爲士爲農故吏故民徇恩  
日斷念應聲吞況託知己旣抑求申隔五千里誰見沈  
淪何期一旦莫接音塵痛連肺腑愴及心冤公之器量  
海涵地負材不欲遺技皆已有寸長必錄片善悉誘消  
納智愚中別賢否喜常在顏怒不形口於所薦拔如擇  
賓友於所翦剔若埽塵垢衡平鑒空識真意厚不求其  
報不顧其咎去彼一切乃使可久公之學問貫通羣籍  
含咀英華消融糟粕操筆金門量才玉尺文有正宗實  
壇斯脈始一終亥許書靡易能從軒轅上通義畫千古

斯冰何止繼迹無字句處形聲俱適義推本元音辨往  
昔備書之素位高不釋公之政事舉重若輕不著已見  
洞燭物情先守西安表率百城屢決疑獄死者復生屏  
藩節鉞所至化成儆政咸去奸吏斯驚得心應手有聞  
無聲盤錯旣備思慮惟誠優游措施道路風清大臣之  
法君子之爭公之進退始終一節當其進用致身先決  
晉適攝遷晉不摧折玉塞無雲天山積雪肖次坦夷順  
逆同轍

帝念舊臣素見施設乃眷西顧俾建鴻烈芟夷醜類不  
使萌孽度地居民眾情胥悅臣精已銷臣力當竭公之  
生平儉以養廉布粟不矯華腴不嫌稱情當禮防茲芥

繼早作夜息氣靜神怡家人化之持盈履謙芝蘭滿階  
程課日嚴深絕絀綽無俟臧否童奴守法勢避赫炎竿  
驢苞苴莫得窺覷潭潭高牙何異茅櫟自初識公迄今  
冊載同歲意淡相見人海升沈殊涂芳馨常在晚蒙薦  
剡一官乍改中更飄零復加延待命依節鼓藉存陳餞  
縱橫古今亦闕疑殆品許有真學期無悔不分弭歌作  
此小宰遂成契闊霜雪皤皤公今往矣寂寞山阿業備  
史策澤流頌歌獲報於後英俊孔多繼美瓊林接迹鑾  
坡典郡刺邦各得人和家法振興奕世巍峩悠悠素旒  
遙更關河昔奉言論茲痛經過回首江濱難畱逝波誼  
深哭寢不覺涕沱烏虜哀哉尙饗

弔谷朗碑文

溯江西行自唐以前吉金貞石文字可讀豈有存者惟  
來陽縣有孫吳時谷府君碑字作分隸文亦高邇考古  
之家無不善錄便黃翠麗流布四方近年以來日剝月

泐有官此者

字杜甘肅人  
己丑進士

就其舊石磨礪更鐫拙劣錯

謬不能卒觀于五百年巍然獨存忽焉無迹古人有知  
必當夜哭余昔作令未詳其由私心竊疑別有元石前  
之士人與谷後裔亦皆茫昧以非楷法不知貴寶邑中  
舊榻遂無一本會賦二章以識斯憾迨至會城晤沈栗  
仲示以元本并言重刻出自若人夫岐陽西狩之鼓往  
代殘於牧豎天發神讖之碑近世壞於火中彼咸毀之

有數乃假手於無知豈其斯碑亦遭斯厄山川失其環  
寶過客銷千古思獨無情之草木閱四時而無異心不  
怡而惋憤尙流連於舊地弔殘石之一片望千秋而灑  
淚